禮記章句

禮記章句卷七

衡陽王夫之譔

曾子問

此篇所記皆禮經之所未備聖賢補爲發明精義以會通於事物之變而爲之定體也其問文辭之敘類如魯昭公早孤衛靈公弔季桓子及稱子游門人之類蓋後儒口授之譌抑或閒有增益而非盡孔曾之本語要其立義之精非聖人不能至焉學者不可以是而疑之也

凡二十五章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

君兼天子諸侯而言薨亡也自諸侯上達之辭世子天子諸侯嗣子之通稱

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大他蓋反

攝主者君薨子在孕喪無主則命次當立者攝之若所生者非子則卽立爲君也羣臣從攝主皆位西階南者以殯在西階上故就告之異哭位也階南不升階也裨副也上服之次者也蓋[元]冕服天子大祝下大夫祭則服[元]冕大祝冕者以吉禮禮神攝主以下喪如故束帛

十端凡告之禮必以幣言命毋哭則卽位西階南時皆哭可知以先君不見子生爲哀之甚也聲噫嘻以警神也某者其母之姓氏

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盡子忍反小輿少通詩照反

殯東有几者爲告故設几筵也無事則設於下室衆主人自攝主而下及兄弟子姓前不言衆主人者尊攝主此不殊言攝主者攝主自是將與衆主人均矣房中謂婦人不踊者以吉告不極哀也反位反其哭位朝奠據莫生晨告而言若晨生晡告則遂夕奠也小宰舉幣者

象平生宰受幣主與舊說以爲埋之階閒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禪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大他蓋反下同少詩召反奉芳勇反衰七雷反從才用反下並同

如初位者如告生西階南也大宰有總己之任大宗大宗伯掌詔贊故不隨衆主人羣臣即位而與祝從子禪冕者大宰大宗鷩冕祝元冕奉子以衰者少師服衰並以衰藉子也入門者入殯宮門子繇內出自闈門更從大門入正其始也入門而哭止不待命事彌吉也

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

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

曰某之子某者大宗先已爲之名也子生三月父乃名之今三日而名者以嗣大位亟正其名爲神人主子拜稽顙哭者少師負之而拜哭也

祝孝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

於此而踊者以自此以下爲子成服之事故從子而哭踊

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

降東者自西階降而即東方之位也於是而子當阼階下正喪主矣皆袒則子亦袒衰露祿子踊負者踊也襲

衰子襲衆皆襲也杖負者執之於是為子行三日成服之禮服成而位定矣奠朝奠出者出殯宮門衆皆就次子反於養子之宮

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

不言宗廟社稷者於下文互見之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於禰

禰祔主也告之之禮與未葬同無攝主者喪禮至祔而畢闕子之生則攝主削從衆人大宰總已任國事

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三月乃名者喪禮已畢其事緩衆志定可循常理也名于禰名而以見于禰也不言襲衰杖者時已服受服及猶于也

右第一章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朝直遙反下同

告則必奠奠所以告祖言告禰言奠者互文祖太祖諸侯服冕以見天子於告廟後卽服之預敬也於此而冕則在道有事皆冕矣視朝卽以命告祭及戒五官也宗

廟羣廟五官者諸侯有五大夫各有所職或卽曲禮之五官周之諸侯降於天子而從殷制也命國家者命晉守之事於五官也道祖道之祭釋酒脯之奠於軷壇爲行始也五日而徧以王制言之侯國方百里境內山川日涉一方五日之內可以周徧過是則祝史棄君命以慢神非禮矣

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凡告者迎君所親告與祝史所告而言反亦如之謂君告祖禰祝史告羣廟也牲特牛或特羊豕書曰歸于藝祖用特牲禮大夫使返薦脯醢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相見謂自相朝及會盟也朝服皮弁服兩君相見之服也五廟當作四廟禰廟親告太祖及餘三廟則祝史告也所過山川亦其境內者非所經過不告亦畧也親告於祖禰祖字衍文聽朝省察留守者之治狀入退適燕寢也出必告行反必告至事亡如事存敦孝敬也預服其相見之服一於所事也命五官者重民社之守也惟適天子則親告受命之祖徧告山川而往鄰國則降者

諸侯之見天子內祖請事黜陟予奪莫敢自必故震懼不寧而重有事於世守之祧祀則合天下以戴一人之義亦若矣

右第二章　此章無問辭蓋夫子因雜言及禮而以語門人者也第四章及第二十四章放此

曾子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

並有喪謂先喪在殯而復有喪也先後問奠葬之禮

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奠謂朝夕及殷奠葬以奪情故先輕者奠以致養故先重者輕重謂若父母並喪則父重母輕祖父母父母並

喪則奠以祖父母爲重葬以父母爲重妻嫡長子並喪

則奠以妻爲重葬以妻爲輕也

自啟及葬不奠

啟啟殯也先葬輕者之時輟重未葬之奠送死事爲大

壹於所事以獨致其哀也

行葬不哀次

行謂隨柩行送葬不哀次者不爲在殯者留居倚廬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 殯本賓字之誤必鄰反

反葬葬畢反也奠奠在殯者以殯奠故不待夕也賓送

葬之賓葬畢反哭賓皆弔之今此反急於奠不行反哭

之事已奠又不可補行既不反哭故辭賓而不受弔須後葬畢而後反哭遂虞蓋既葬則又以在殯之奠爲重也

遂修葬事

葬事後葬之事蓋厥明而即啟殯矣因此見喪無先後後葬者必待先葬者三月之極期故先葬既行後葬者已踰時厥明遂啟不可更留若輕喪在前則亦待後喪三月葬期而後先葬以後喪在三月之內不可久曠哭奠也

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虞若覓也始虞先重者其後接行之若祖父母父母之
喪則虞以祖父母為重

右第三章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宗子兼大宗小宗而言主婦當祭之稱七十而子幼未
傳猶主祭故必有主婦大夫以下容再娶也非宗子而
稱主婦者或為大夫祭五祀可無主婦長妾及家宗人
攝之

右第四章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

之何冠古亂反齊子斯反衰七雷反下並同

冠者賓也聞者自外來訃之辭齊衰世叔父以降之服
若同宮則與於養疾先事而廢矣

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卽位而哭
如冠者未至則廢

內喪同姓之喪外喪異姓之喪外喪有齊衰者爲君之
父母妻長子有大功者姑姊妹女子子之適人者也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
服而冠

兼言小功者補問者所未及喪成服卽成人之飾矣此

謂子與父同有服者如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子本無服不得用喪冠則待父變除可吉而後使族人攝主行之不言緦者父所服緦子或無服亦不得用喪而冠攝主行事雖冠可也

除喪不改冠乎

曾子問也改冠謂易吉更行冠禮

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醮大他蓋反

冕弁或冕或弁也賜者喪畢入見年未及冠而天子強冠之也於大廟者古者賜爵必於廟賜爵則賜服矣歸

設奠者告至之奠醮用酒醴用醴祝於奠時因酌福酒
而醮之不重設醴也引此以見已冠則雖榮賜而不更
行冠禮況喪禮乎
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
后饗冠者
祭奠而告也蓋亦用脯醢見迎致廟中見之饗禮賓以
一獻之禮
右第五章
曾子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
如之何者謂小祥大祥之祭何者爲不旅酬

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

旅行也不旅謂不行酬爵也奠酬者主人洗觶於西階上北面酬賓賓受而奠之主人既獻兄弟已乃更使一人致觶於賓賓受而奠之賓乃取先奠之觶酬長兄弟以次行酬練祭哀猶深重不以勸酬爲禮則雖奠酬而無致爵者則所奠之酬爵不行也

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昭公襄公子名稠孝公惠公父名稱昭公之九世祖也

大祥哀節益殺可以行酬用周神惠惟旅酬之後不行無算爵而已孝公過於居約雖視昭公爲厚揆諸禮節亦未有中也

右第六章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與羊洳反下同）

與助執事也饋奠在殯之奠

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衰七雷反下同）

耳猶言而已禮也謂禮文有之

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以與已通爲于僞反）

曾子疑爲非所服者之奠故問

孔子曰非此此之謂也

言非如曾子所疑若非所服者之奠則不可與

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齊子斯反下同

奠執事陳設也齊衰謂大夫之臣爲大夫布帶繩屨與齊衰同也大功以下除大功而言謂小功緦也反者往反迭取之凡喪奠同姓有服者皆從主人不得執事天子諸侯大夫使其臣共之皆斬衰之服也士無臣故使朋友不足則異姓之服小功緦若外孫及壻可也又不足則更互往返人攝數事而必不使同姓有服者然則

親者雖奠於其所服猶且不可況非其所服者乎葢哀與敬不容相干以致一而專也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

祭喪祭謂虞祔練祥

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不斬衰者謂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緦衰旣葬而除庶人在官者爲國君齊衰三月皆賤不得與祭其與者必斬

衰者也士祭不足亦謂朋友不足也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虞則緦已除練則大功已除旣除則同無服者可與祭矣兼取兄弟大功以下則自足不須反之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

謂己有喪而助祭於朋友

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

不祭謂廢己之祭也此章之旨總言哀敬不兩致吉凶不相干有服而助奠祭惟臣於君異姓於外親服已除者於練祥則可助於其所爲服者其他則皆不可特其辭意婉轉至章末乃決言之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

廢釋也謂大祥之後禫月之中

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說他活反 相息亮反

說衰謂甫說衰也非禮者忘哀太遽擯相事逸尙可衘恤爲之

右第七章

曾子問曰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

納幣納徵有吉日已請期也

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

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取七句反

使人弔者亦壻父母使之稱者使者稱命之辭世母伯母言伯父母舉例之辭無伯父母則稱叔父母嗣成也喪三年不昏嫁而男女及年不可過期故致命辭之不敢嫁娶者重前期也請者請終成之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迎魚慶反下同

在塗謂越國遠嫁者父母死暴亡

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

改服去嫁時所攝盛服布深衣中衣也女子之服衣裳相連如深衣之制縞白絹總束髮者長八寸皆婦人未成服之服旣受命父母而行卽成婦矣趨喪至家一如子婦之禮其服齊衰期

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其禮如齊衰奔喪之禮其服期免服而後歸於壻之家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齊子斯反衰七雷反下同

曾子問也女未至者不論在塗與未惟父母之喪女未行則已之此則雖未行迎之以卽塗齊衰大功壻所服

者

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

入入寢門改服易初喪之服布深衣素冠總也此謂同宮者若異門則改服往哭之小功總則畢昏禮乃往哭

女有齊衰大功之喪訃隨至亦至壻家已改服後爲位而哭

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復娶字扶又反

復更行也昏禮同牢及見舅姑饋饗之禮

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吉禮莫重於祭以娶廢則不復補況昏禮乎此統論在塗凶喪者斬衰以下皆然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離方智反取七何反下同思念也嗣親則親有代道矣

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廟見謂舅已沒而奠菜稱猶告也擇日而祭者謂時祭若冢婦則為主婦而亞獻若庶婦則從於主婦而助祭婦以共內職奉祭祀為義故士雖四時之祭不盡舉然必於納婦三月之後行之速婦執事以成婦義此二節

記者雜引孔子之言以證下文廟見乃成婦之義非荅

曾子時語也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

舅在昏之明日見於舅無三月奠菜之事則以三月後

助祭於祖爲廟見

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

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菲扶畏反

遷於祖朝廟也生未見故死亦不朝皇大也皇姑祖姑

非艸屨不菲蓋麻屨次止於哀次在殯宮門外壻雖爲

之齊衰期而降此三者義未至也黨鄉也謂墓域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

有吉日則既納徵矣夫婦之禮定於納徵

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禮已定故齊衰恩未接故既葬而除弔當作哭女哭夫則斬衰

右第八章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與以諸反

孤喪主也曾子恠時或有之故問

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

士中國尊無二上者大祭祀六尊備用室中堂上堂下各有尊然皆面神使神專之明水元酒皆統於神爲上繇此而序賓序爵雖東西南北異面壹皆以統於神爲上也禮統於一則二孤二主非禮明矣

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亟起吏反

亟數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示所受命禮也桓公同時數處用兵遷廟之主俱出故作僞主歸而無所置藏之於廟以待後用

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

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鄉許亮反

位主人之位在東階下辯駁正之也康子當中庭哭踊而不拜成拜於位則當主矣哀公揖讓而升亦非禮主人當俟於位使擯者告曰寡君某須矣按春秋哀公二年夏衞侯元卒三年秋季孫斯卒故鄭氏疑其誤是也然抑以爲出公輒則又不審時出公方據國以爭未嘗適魯蓋記者口授傳譌無容强爲之說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

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齊側皆反

齊車金路七廟謂未遷之廟於時天子不能巡狩燕諸侯取五廟之主以行耳言七廟者承上天子而例言之也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

當謂正當廟制也虛主謂無主而廟虛祖太祖

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

老聃名耳楚苦縣人為周柱下史孔子盖問禮焉藏羣主於大廟者以子孫之喪亦先祖所戚使象生者聚居哀次且示廢祭也卒哭之祭曰薦其成事成事成祭事也皇祖當反廟待祔故羣主亦各反焉

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大他蓋反

去其國避敵出奔也必奉主以行者懼見毀辱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

四廟以諸侯言天子則六廟入廟祭畢反廟也蹕辟止行人蓋具車旗器仗威儀

老聃云

結上三節皆老聃之言明有所授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齊側皆反卒子律反

無遷主者謂初建國未及七世五世無當遷之主也祭告無用皮者皮衍文奠用牲祭而無尸曰奠藏埋也出還也貴命者貴所受命無遷主則主命終不以當廟之主也

右第九章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與以諸反

慈母者妾子生而母死父命無子之妾護養之喪之如
母者如妾子爲其所生之母

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
子也何服之有

傅教慈母養恩義一也有命則恩義一出於君非彼所
得尸傅無服則慈母不當服決矣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
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
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

縓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縓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少詩召反 爲于僞反）魯昭公十一年母齊歸乃薨云少喪母亦傳者之謬也良善也謂善撫己練冠燕居庶子王爲其母之服按儀禮喪服篇云慈母如母而夫子決言其不然者蓋儀禮雖始於周公而後世因事增附非周初之舊文者多矣如慈母如母同居繼父繼母已嫁者皆服齊衰伸私恩妨公義蓋東遷列國之失禮所謂有司書之以遺後世者也流及夫子之世遂著於禮篇流俗不察守爲故常故子游疑而夫子正焉乃說者曲護儀禮而爲之說謂

惟天子諸侯不服慈母而士大夫服之如母不知士大夫可以齊衰則天子諸侯可以練冠諸侯練冠既爲非禮而士喪之如母其可得乎父母之恩性之不可解者也慈己之恩情之私也惟慈己而即爲母則其去禽獸不遠矣通此以讀儀禮知其非盡出於周公之舊典而損益之以求天理之中亦在乎其人而已孟子曰非禮之禮大人弗爲其斯之謂與

右第十章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幾居豈反下同

旅見朝會而衆見也門應門禮謂朝享之禮及饗食燕

時
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大他蓋反下同
大廟該羣廟路寢而言舉其重者爾日食[麻]官當先測之而易期待入門而後知者古[麻]法多疏也雨霑服失容則易期
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皆在在次也方色以旂言東青南赤西白北黑兵按淮南子東矛南戟西戈北鎩從天子則卽於此見天子後

不復擯見貢享歸於有司救火不以方色與兵者事愈遠也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天子崩后之喪訃適至也大廟主國宗廟夫人之喪則主國夫人暴亡及賓國之訃適至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

嘗統三時祭禘統祫皆舉其大者簠簋盛粢盛之器簠

方爲闕陳設於西堂未薦也言天子崩者天子先有疾

遣人設祭也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

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大廟火而接祭謂郊社五祀郊社事重五祀有司主祭

不妨救日救火若宗廟之祭雖非其廟火勢逼亦不得

祭也接速也接祭不迎尸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

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

而祭祝畢獻而已飯扶晚反

侑勸也天子之祭尸十五飯五祀禮視大夫十一飯三飯而告飽祝勸乃畢飯不侑則三飯而酳也酳不酢者尸不酢主人也祝畢獻者初獻尸尸酢主人主人受酢遂獻祝於此遂止不行亞獻也舊說以爲郊社亦然所謂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也蓋有君斯有祭主不以私喪廢所尊之祀與宗廟之祭終喪乃行者尊親之義殊也五祀之祭有司行事郊社則大宰宗伯攝焉所以全嗣君之哀戚而臣雖斬衰爲義服哀有不至無妨於敬但禮不及人以示居約而已此節承上天子崩廢祭而廣言之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比必利反帥所律反社稷統五祀舉其重者天子言嘗禘諸侯言俎豆互文大夫則粢盛用敦無簠簋君薨亦謂君先有疾攝主祭也奉遵也帥效也言一如天子之不行也不言亦如之而言奉帥者君臣辭也宗廟之祭亦三年不行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齊子斯反衰七雷反下同

三年之喪父父沒爲母嫡長子齊衰大功雖異門必廢

小功緦同宮乃廢

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飯扶晚反

外喪爲君之母妻長子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不廢祭不旅門內之恩也禮不及人急奔喪也酢而已者無獻祝以下事

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

此兼內外喪而言小功緦恩益殺內喪不異外也惟同宮則廢室中之事而已者獻賓於堂獻主婦於房酬於

西階皆不行也

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不祭亦謂喪當祭而廢也然則士所廢祭者十一與大夫同者九及小功緦也緦亦謂內喪於死者無服統齊衰以下言亦內喪也伯母叔母雖齊衰期亦祭若外喪則雖若外祖父母於所祭者有服亦不廢祭但室中之事而已以此推之則庶子為士母非長妾與夫新事他國為君之母妻長子二者雖皆齊衰以父無服皆可祭而行室中之事不以己之私喪累先人也

右第十一章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旅衆也飾表見之也言練則未練以前益可知已立不羣行不旅者不以己之喪干人之吉也弔哭禮也哀人之喪情也己有三年之喪情自不暇及於人而徒爲弔哭是無情之可飾而禮爲虛矣不言爲人哀而忘其親者先王制禮以飾君子之情則固信其無忘親之心而特虞其不誠於人爲之制爾若忘親而急人則猶不足道也

右第十二章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不敢私服者謂君服已過變受之期父母初喪服其受服不得伸苴麻之重也殷大也對喪祭而言吉祭之禮繁重故謂之殷君服既除之後練祥之期已過惟奉新主入廟行吉祭之禮耳

曾子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

除喪者必行大祥之祭然後除之今祥祭不復行而即殷祭則是無除之禮而遽從乎吉故疑其不可欲於君

喪既除之後補行祥祭也

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勿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哀敬之心各以時而發當其時則誠動於中而禮行焉過此則又有必動之情必行之禮矣舍當前而追既往虛而失實故過時不復補行禮也若孝子之情以未祥祭而超吉爲憾疑於不容已然先王制服二十五月而祥過此則爲殷祭之期過時而祥則殷祭愈緩矣制不可過情必相當故君子一遵先王之成制雖弗除而超吉不以爲憾也

右第十三章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

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居家終殯事殷事朔望及薦新之奠之往也往助奠事

朝夕謂哭奠否不往也

曰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

送君

歸哭則歛浴襲歛之事或有不能親者矣言送君者及

葬則歸不待反哭歸終歛殯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

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父母之殯送死之大者君不能奪也大夫士殯日速君殯日緩殯而反猶可及君殯終殯而後歸朝夕赴哭殷事則不往其居倚廬固於家也大夫使室老不使子孫者支子不敢當喪主也君父之喪均斬也而君者所同親者所獨故惟以殯為重餘得伸其私恩先王制禮順人之情也如此

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大夫內子內外宗女之嫁於大夫者及同姓之大夫妻也有舅姑之喪則亦惟與殷奠婦人從一恩義重也

右第十四章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長丁丈反

誄者累迹生平行業爲之哀辭以作謚也長幼以族屬言生命爵死命謚皆尊以寵卑非卑者得加於尊也

唯天子稱天以誄之

天子無上臣子不得已而制謚於郊若受於天然

諸侯相誄非禮也

敵尊不可以制命諸侯薨言誄於天子天子使太史誄之周衰禮壞諸侯蔑王而自相誄於是人習於妄賤幼或誄其尊長故辨正之

右第十五章　此章無聖賢問荅之文或有闕文或記者雜引禮文而非必夫子之言也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

椑蒲歷反

戒備也謂衣履器用椑親身棺諸侯之棺三重其外可卒備親身者必緻治堅密故國君即位而爲椑行則以從也會同征伐必終其事事未終雖疾且死不苟歸薨於他國其恆也故柩入之禮必預有定制

孔子曰共殯服共九容反

殯服自襲至於大斂之服也椑則豫制衣服不可豫設

國君之喪有司之備一日二日而可爲已不共重棺者

蓋歸乃加之輕則易戢也此下蓋有闕文

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 衰七雷反 菲扶畏反

麻葛麻弁絰布弁加絰小斂後之首服也菲菲屨疏衰

菲屨齊衰之服也此謂嗣子在國聞喪三日成服以迎

柩之服不備服斬者柩未至不忍遽成服也惟杖則子

三日而已病且定喪主之位故同於在國三日而杖也

入自闕升自西階

此記柩之歸也闕者毀門側宮牆而入變於生者且令

可容喪車行也升自西階就殯次嗣子定位踐阼故賓

之也此上皆言去國遠五日卒大斂入椑棺輲車歸殯

者

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免亡運反

去國近則小斂載於路車以入至寢乃大斂小斂之服

布深衣括髮以行道不可無飾故加免焉從迎之遂從

歸也未大斂而稱柩者容以椑棺襯載之

入自門升自阼階

未殯不忍殊之於生

君大夫士一節也

大夫士卒於外遠近先後之禮節皆同

右第十六章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封與窆同彼驗反下同

遂終事之辭封下棺子嗣君未踰年之稱嗣子貴上三賵而後返羣臣皆俟不俟者急歸哭也歸奔不改初喪之禮所謂不敢私服也凡送葬免而衰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改服者奔初喪之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敢以私服奔君喪也封而往虞則窆老行事送而封乃送死

之大事故於君父不得不終之過此方能爲新喪者致
哀也

右第十七章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
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爲介之爲于僞反

上牲少牢宗子小宗也家者廟在其大門以內也介試
也與宗子同禰則祖禰之廟皆在宗子家與宗子同祖
則祭祖於宗子家祭禰於冢子家卽冢子爲宗子矣若
庶子爲大夫得立三廟亦立曾祖廟於宗子之家惟賜

氏者乃得於家立廟則不就祭於宗子之家矣

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

宗子有宗廟之守雖不安其國無去義居於他國必其有罪而君放之也非使而言使者示有所統也言執不言薦不敢當薦主也庶子無分於長幼爲大夫則攝祭

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綏與隋同許規反

攝主即庶子爲大夫宗子出奔而代祭者也厭之爲言飫也尸不在而貿祭惟在於飫神而已不厭謂不陽厭天子諸侯明日乃繹下大夫不賓尸則有陽厭若上大

夫賓尸則固不陽厭此言不厭者以下大夫言之若攝主爲上大夫則不賓尸通於不厭也旅旅酬假與嘏通福也尸酢主人已取黍稷命祝授主人祝東面致嘏辭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綏者墮減之意謂尸食時取菹醢黍稷肺羹減去之置於苴上祭始制飲食者祭之盛者也配謂祝辭告以妣某氏配五者皆盛禮攝主不敢當盛不備禮也

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

此申言不旅之禮布設也布奠者主人酌酬酒以奉賓奠於賓俎之北賓奠者取爵奠於俎南不行酬也

不歸肉歸求位反

不歸賓俎也

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辭戒賓之辭與宗子爲兄弟則稱兄弟昭穆異者尊卑

皆稱宗子辭猶言云云其辭如常辭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

子曰祭哉

爵謂大夫庶子無爵則以次長者攝主

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

望墓則於野矣時謂四時之祭期無爵則不敢入宗子

之廟踐宗子之位懼辱其先也此謂世祿之家被罪見
逐者春秋傳曰欒郤降爲皁隸
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于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
而已
宗子死死於他國也宗子死無復歸之望故庶子得以
自祭於其家若無田則薦於寢耳稱名告神辭不言孝
但稱子某宗子死旣有代爲宗子之義宗子雖有子留
他國亦且別爲族姓而宗分顧宗之相傳必有所受今
未歷宗子之代不得先後有兩宗子故猶避之身沒而
傳其子則卽以己爲祖而子爲宗子矣

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徒門人庶子祭者以宗子出奔客死庶子之子承祭主也若順也言順於夫子所言之義也今謂記者時其時有祭者宗子雖死已未易世輒承祀也首原也誣妄也此一節非夫子之言記者引伸以譏時而證禮耳大抵此篇爲記者所附益多矣卽此推之可見

右第十八章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

謂或時無孫可爲尸則但行厭祭亦可否

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

成喪謂免殤以後喪服不降者孫謂在孫列者同姓謂若魯姬姓則公室三桓臧展之屬又無則鄭衛曹滕之裔亦可惟辨其昭穆不亂而已

祭殤必厭葢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殤雖有在孫列者以殤無父道不可爲之尸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

凡祭必有二厭再稱孔子曰者更端以具言祭殤之禮也祭之始尸未入爲神席於奧祝奠酌於鉶南告饗於

神西南隅當室暗處謂之陰厭尸旣謖改饌於西北隅如餕之設布几筵西北隅當室明處謂之陽厭正祭則二厭具求神不一之義殤祭則用其一此言或陰厭或陽厭也

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 祔本備字之誤平秘反

祭備而後二厭具曾子疑祭殤不備禮則統一奠而已何陰厭陽厭之分

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 祭殤之殤蓋肺字之誤

宗子謂父已沒雖幼而已嗣爲宗子也庶子其兄弟也

宗子成人而死則求其兄弟或族屬之親者爲之後以
繼宗今殤無父道則其庶兄弟自承宗後不後宗子不
入世數故祭無尸而不立廟其祭陰厭而已吉祭卒哭
祔廟之祭對虞爲凶祭而言殤祭祔而止後不祭矣成
牲曰特牲未成牲曰特豚凡殤祭特豚成人吉祭少牢
此酌其中也不舉無舉肺也祭肺刌舉肺長終肺肵俎
胾心舌爲敬尸設者利養也成備也祭畢祝告利成遂
導尸謖三者皆事尸之禮元酒醴之盛者言祭宗子之
殤其他饌設與正祭等惟無此四者爾以其旣嗣爲宗
子本當尊位故於奧奠之如正祭始祭之禮故謂之陰

厭言與正祭之陰厭同也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

凡殤謂庶子之適殤若庶子之庶殤則不祭無後者庶子雖成人而死無子則不爲之立後也祭於宗子之家者就其宗廟之昭穆而祔祭也室之白西北隅與牖光相射處也尊於東房異於正祭及宗子之殤尊於戶東也此庶殤無後者不得席於奧而居尊位又其陳設皆不得如正祭之始事則一如尸謖以後之禮求之於西北隅曲致其意而已此二節釋殤祭之異而得名厭者

以其席位禮節之畧同而陰陽不兼舉則其異也上節言祭肺以下四事陽厭亦無不重言者陰厭嫌於有陽厭無嫌也

右第十九章

曾子問曰葬引至於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不方九反

柩所行之道曰堩變謂異於常禮不者如常而無所變也

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從才用反

巷黨黨名蓋周畿內六鄉地就道右以欲人駐故不中
道避行人凡凶事交相左聽變俟日之變既明反月復
明也再言曰者行而后告夫子
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
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夫防無反數桑谷反
反葬送葬舉事而歸也不可以反言必於是日葬不可
留止已謂食已復明數與速同遲則恐不能舉葬事
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
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惟罪人
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朝直遙反使兒

吏反夫柩之夫昉無反莫漠故反

逮日及日未沒也奠釋奠於行主舍止宿也蚤日未出莫日已落也於時皆見星矣罪人謂逋逃者死而形歸於土終始之大事當與吉行均不可同於罹罪禍者

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痁余廉反

行禮謂以禮詔相人痁與阽同近也冒闇而行且有罣側之憂矣

吾聞諸老聃云

禮文所斷微之於所授

右第二十章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使色吏反卒子律反復芳服反

復招魂來復有司謂主國之君所使授館者

孔子曰善乎問之也

詳繹起疑而問工於問也

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自猶於也卿館於卿家大夫館於大夫士爲介館於士皆館於其廟公館諸侯所建立以待賓客春秋傳所謂

壞晉之館垣者是已公所爲者公家之離宮別館權以居客者二者館內更無主人故凶禮得伸若在他人之廟則不可登屋履危號呼徹扉以至凶于神人矣先王制禮務達人情而後可行也蓋如此且復者極致生者不容已之情耳輟之亦無大損非猶夫哭殯爲送死之大節而不可廢則私館不復亦詎不可哉

右第二十一章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

土周堲周燒土坏以周於棺而無椁園宅舍間隙地輿

機爲輿牀設機抗之園既近不行墹道間無事柳車之飾檀弓記周人以夏后氏之塈周葬下殤則周初之禮也其後不葬於園而於墓墓在郊去國遠遂飾柳車以行於道中曾子疑其非禮而問之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召上詔反

史佚成王時太史以官氏佚其名也言墓遠者佚不忍其子欲葬於墓而患其遠也棺斂棺飾帷荒之屬於宮中殯而遂以行也豈不可者謂行遠道則不可以無飾

蓋禮失而徒飾其役則成乎兩失周公微辭譬之欲使勿葬於墓則自不須飾也衍謂用周公之言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衣於旣反衣亦飾也用棺可也衣棺則過矣周初制禮史佚賢者早不能守惟狗愛而不能裁之以義欲使入墓域而遂不容已於過飾是以君子行禮必慎其本本亂而求末之治不可得已篇內四引老聃之言以爲信從聖人取善無私而不背其本亦可見矣老聃爲周柱下史故三代沿革之得失習之熟而辨之明夫子適周而學焉以其有文武之道也聃亦委曲詳告而無不盡若其賤禮

倘無之說夫子既不屑問而聃亦知其不可語於夫子之前而不及之則聃之知人有恥固非後世好爲人師者爭以喙鳴之所可及而莊周列禦寇之徒抑誣聖人以尊其師誣夫子以猶龍之歎亦多見其不知量也

右第二十二章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齊子斯反衰七雷反

宿猶豫戒也爲吉祭之尸者先夕或迎之內喪尸之私喪齊衰統功緦而言舉其重者惟斬衰及爲母齊衰則辭於公而改尸

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尸已筮於神而神依之則不得以私喪廢矣必出舍者在宮中則必哭不可以凶干吉

右第二十三章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下户嫁反

弁冕者或弁或冕一如其所爲尸者之服公尸而弁者其先祖或爲大夫士也

尸必式必有前驅

必式在車不忘敬所以交於神也前驅前車淸道者君出則然雖先祖爲大夫士不應有而必有之所以尊神

也

右第二十四章　此章引孔子平日之言明尸之尊以申釋上章不以私喪而廢之義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卒子律反辟毗義反與以諸反下同）無辟謂任其事而不辭也初有司者謂有司失禮因事創爲而後遂因之春秋之世疊衰絰以即戎者相沿爲制故子夏疑而問之

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

致事致其官守政役於君也既癈而致者癈前哀遠念不及事故癈乃致也既葬而致者以喪紀有需於家臣胥史采地祿田之用皆君惠以事親也然雖未致君亦不使奪人之親謂君奪之奪親謂以寵利爲重而自奪也謂之奪親者心不存乎親則無親矣後世或謂之奪情情可奪也親不可奪也知非僅奪情而爲奪親則史嵩之楊嗣昌之流罪通於天矣君子一言而立天理人心之極者此類是已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

疑時禮文有之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爲爲上于僞反下如字

魯公在喪徐戎並興東郊不開故出師禦之事見書費誓序從述也遂戰勝攻取之利若晉敗秦於殽之類是已弗知者謂不知其何以爲心門庭之寇禦之則爲不得已往攻則爲見利忘親此爲諸侯之以保其宗廟社稷爲孝者言之爾若後世仕者本無世守之責天下之大賢才之衆惟君所使而怙保權勢貪功希賞沿墨衰之制遂其終也無有不覆師而敗國者天理善惡之報其不爽也固如是夫

右第二十五章

禮記章句卷七終